

42218

教科書文庫

4
820
42-1926
<del>20000</del> 26434

200030  
225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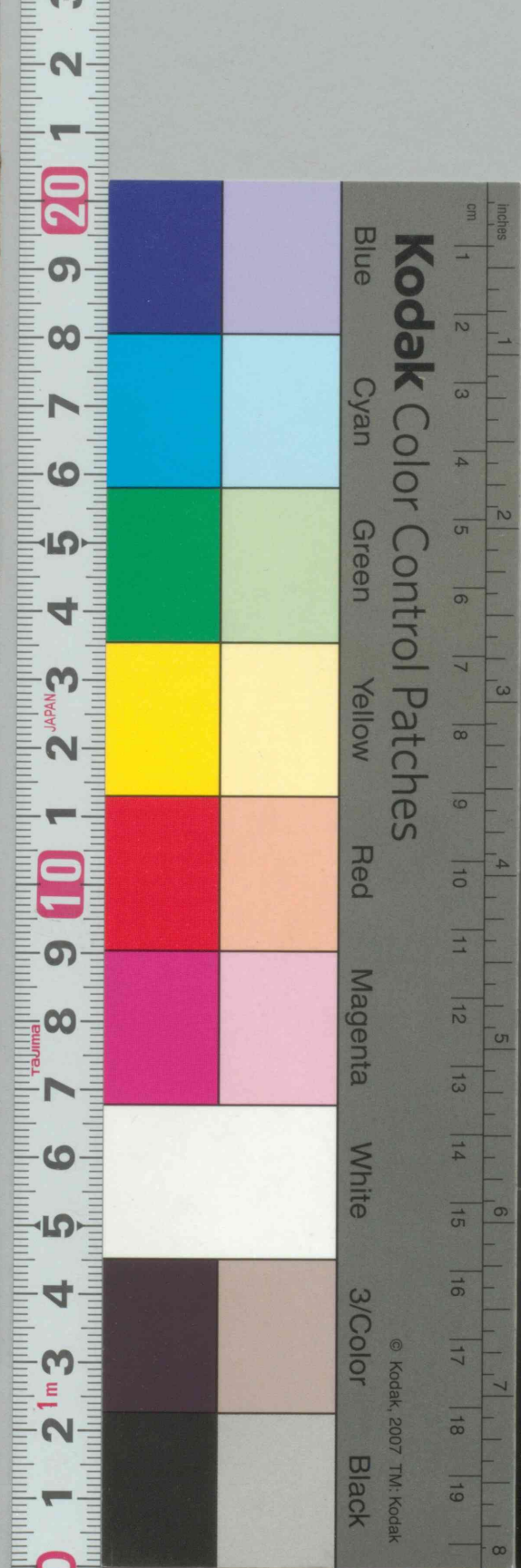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Shi15  
資料室

定改 漢文新編

鹽谷溫編

卷五

資料室

375.9

大正五年十二月廿二日

Shi 15

文部省檢定濟

大正改定圖書

東京帝國大學  
文學部教授

文學博士 鹽谷 溫 編

漢文新編

東京

弘道館發行

弘島大學  
26434  
圖書



蘇東坡笠屐像

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風流人  
 物如雲西逝人  
 道是三國周郎  
 赤壁亂石穿空  
 驚濤拍岸捲  
 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  
 少年小  
 好子雄姿英  
 髮羽扇綸巾  
 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如圖神  
 掃萬情  
 快當年  
 生髮盡  
 一洗古今  
 恨此一時多  
 故壘空  
 流盡千古  
 恨幾處  
 鐘聲  
 石壁  
 依然  
 在東坡



蘇東坡赤壁靈懷古詞

改定漢文新編 卷五目次

內篇 名家文鈔

- 幼學綱要序
- 進大統歌牋
- 讀大統歌聯環體七絕三首
- 次松浦伯讀大統歌韻
- 蘭亭記
- 初夏
- 雙蓮說(練習)
- 句法
- 和氣清磨論
- 慧窩記

元	田	永	孚	一頁
鹽	谷	温	五	
松	浦	厚	一〇	
平	山	成	信	一二
王	羲	之	一三	
司	馬	光	一五	
周	敦	頤	一五	
賴	襄		一六	
方	孝	孺	一七	
			一九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雜說

○故事

○畫錦堂記

○岳陽樓記

○漁翁

○熟語

○種樹郭橐駝傳

○盤瓠獲房王首而還(練習)

○孫權保江東

○赤壁之戰上

○赤壁之戰下

○孫權

○赤壁

韓愈 二二

歐陽修 二八

范仲淹 三〇

柳宗元 三三

柳宗元 三四

柳宗元 三六

柳宗元 三七

柳宗元 三九

柳宗元 四五

柳宗元 五〇

柳宗元 五一

柳宗元 五二

柳宗元 五三

柳宗元 五四

柳宗元 五五

柳宗元 五八

柳宗元 五九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題赤壁圖後(練習)

○題赤壁圖

○成語

○黃州竹樓記

○閱江樓記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黃鶴樓

○故事

○范增論

○孺子可教(練習)

○留侯論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蘇軾 五一

蘇軾 五五

蘇軾 五八

蘇軾 五九

蘇軾 五九

蘇軾 五九

蘇軾 五九

蘇軾 五九

蘇軾 五九

博浪沙

○過秦論

熟語

○張中丞傳後序

○正氣歌並序

○和文天祥正氣歌並序

○卻聘書(練習)

句法

○袁州學記

○弘道館記

晚香廬記

青柳文庫記

捕蛇者說

法力斃老狐(練習)

陳孚

賈誼

韓愈

文天祥

藤田彪

謝枋

寺觀

德川齊昭

鹽谷世弘

松崎復

柳宗元

柳宗元

搜神記

七六

七七

八二

八二

八八

九二

九七

九九

九九

一〇二

一〇五

一〇九

一一四

一一七

○五柳先生

雜詩

送李愿歸盤谷序

清國俞曲園先生七十壽序

楓橋夜泊

熟語

為兄軾下獄上書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與李公擇(練習)

○柳子厚墓誌銘

成語

祭白石先生文

弔古戰場文

陶淵明

陶淵明

韓愈

鹽谷時敏

張繼

蘇轍

蘇轍

蘇軾

蘇軾

韓愈

韓愈

島田重禮

寺華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二四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八

一三九

一四一

涼州詞

出塞

已亥歲

王	王	王
昌	昌	昌
松	松	松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六

外篇 孟子鈔

王道篇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曰求也為季子宰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	-----	-----	-----	-----	-----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宋牼將之楚

一五九	一六一	一六七
-----	-----	-----

仁義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一六八	一七〇	一七〇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四	一七四	一七五	一七五
-----	-----	-----	-----	-----	-----	-----	-----	-----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一七五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一七六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一七六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一七七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一七七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

一八〇

修養篇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八一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一八二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八七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一八八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

一八九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一九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一九一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九一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一九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一九二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一九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一九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一九四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一九四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九四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一九五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一九五



改定漢文新編 卷五目次



改定漢文新編 卷五

內篇 名家文鈔

幼學綱要序

元 田永孚

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書經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注云、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

明治十二年夏秋之間、臣永孚侍經筵。皇上親諭曰、  
「教學之要、在明本末。本末明、則民志定。民志定、而天下安。為之莫先於幼學。汝與文學之臣、宜編一書、以便幼學也。」臣誠恐奉勅、謹審聖意之所在、蓋我祖宗繼天建極、教人化民、莫一不出於至誠。是以民皆純

幼學綱要序

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是也

一正直、父子之親篤、而君臣之義明矣。自六經傳我、仁義道德之說、益明愈廣。雖世運隆替、學科迭興、而至教之之要、則莫復加焉。夫本於道德、而達於智識、始於彝倫、而及於事業、教學之要也。故道之以仁義、

幼學綱要序

明治十二年夏秋之間 臣 永字

侍 經 筵

於言辭、顯於行實、施為事業者、莫不出於仁義忠孝也。苟志向未定、而專智識才藝之務、則殞德性、傷教化、其害不可勝言。達觀宇內、其稱華夏、稱文明者、猶

教之以忠孝、使天下之民志一定於茲、則其智之所進、其才之所成、發

孟子梁惠王上篇云、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又云、苟為一彼、義而先利、不亦惑乎

不免叛亂。是無他。先智力而後仁義也。苟後仁義而智力是競、則甲乙相軋、上下交爭、不奪不饜。其如是、則天下之亂、何以止哉。夫三尺之童、知死於忠孝者、

一等待講堂位 元田 禮字 澄撰并書



我邦固有之俗也。豈非以列聖之所崇在此、而習慣之久也耶。風移俗

易、民唯務於智識才藝、棄本趨末、遂將至不知仁義忠孝之為何物。則其弊害果何所底止哉。今幼穉之兒、智慧未定、慣染猶淺。於是時先教之、以仁義忠孝之道、浸漬涵蓄、習與性成、道德由是以淳、彝倫由是

銀梓、上木也

僥馬、禮記表記云、僥馬日有華華、僥、同、勉

以正而風俗之美、聲教之懿、將有度越上世而冠絕  
宇內者矣。聖意懇到如此。誰敢不感激。輒與文學諸  
員相議、謹擇古今言之關於彝倫道德而近切於  
幼童者、編纂訂正以上焉。辱賜叡覽、令**銀梓**以布世。  
嗚呼、皇上憂世愛民之意深。故垂教道人之方至。但  
臣等學淺識陋、不足以副聖意之萬一。所以深恐悚  
也。然觀者由是書、以知本末先後之不可紊、講習匪  
懈、僥焉竭職、則於所以奉聖旨報國恩之道、庶幾乎  
不差矣。若夫發揚薰陶、以成德性、則又有望乎教導  
之人云。明治十四年辛巳六月、一等待講正五位臣

元田永孚謹撰。

進大統歌牋

鹽谷温

恭惟天孫降臨、鎮中州之沃土。皇祖戡定、肇大統之  
鴻基。聖子神孫、綿綿繩繩、一系相承、君嚴臣恭、寶祚  
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實我國體之精華也。凡為我  
國民者、須先明識我國體之所以冠絕於宇內矣。抑  
大統歌臣曾祖世弘所撰、歷代聖皇之詩史也。世弘  
夙志儒學、能文章。初任濱松藩主水野氏、後為昌平  
覺儒官。其學主經綸、兼習文武。當幕府末造、內外多  
事、數上書論內政、最注意外警、欲一戰掃攘、挫洋夷

水野氏、水野越前  
守忠邦  
昌平覺、昌平坂學  
問所、幕府官學也

阿芙蓉彙聞、清國阿片戰爭記聞也

侮慢之心、以立國威、振士氣。有籌海私議、阿芙蓉彙聞、隔靴論等著。又疏造軍艦銅鈔事、上之當路。平生存心王室、著大統歌、以便童蒙記誦。當是時、舉世滔

天七也五遊美洪意惟  
神書帝知自西種載亂  
過劉延除希根莫約  
桂原松茂野子

滔、殆莫知有天朝者。世弘之作大統歌、蓋所以辨國體之淵源、明尊王之大義也。晚

年絕意於當世、專事修史、著昭代記、未及完成而歿。大正四年、今上陛下舉即位禮、先賢有贈位之典。世弘亦辱在其列。天恩優渥、可謂死而有餘榮矣。臣與

江戶開府、慶長八年  
德川家康、任征夷  
大將軍、開府於江  
戶、元和元年、大阪  
役、豐臣氏亡、德川  
氏權勢始定、原歌  
辭止於後水尾帝一

進大統歌  
大統歌、德川家康、元和元年、大阪役、豐臣氏亡、德川氏權勢始定、原歌辭止於後水尾帝一

父時敏、胥謀、欲重刊大統歌、以傳寵錫於後昆。但以原歌辭止於江戶開府、時敏增補、以至明治中興。於是、一百二十二代皇統歌始完矣。實臣父祖心血之所注也。伏惟、皇太子殿下英明天縱、仁孝遠聞。夙召儒臣、講內外之學術、遠游歐洲、視東西之文明、自踐攝政位、親裁萬機、夙興夜寐、厲精圖治。民莫不仰德風望、郵治。然而世界大戰後、人不安生。思想淆亂、邪

耳食之徒、信傳聞而不究其實者也

說暴行竝起，其害甚於猛獸毒蛇。耳食之徒，不深察，喜其說新奇，故為詭激論，煽惑民心。五倫為滅，家族制度漸壞，社會運動尋興，遂見不祥事之出。何勝痛歎哉！夫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從古國之興也，必有氣節之臣為之柱石，而其衰也，未有不由於才智者。竊弄國政，明治以還，奎運隆昌，太平日久，漸生文弱弊。學校教育，重智育而輕德育，是以人競才智，道義頽廢，氣節之亡，非一日也。曩者大詔渙發，獎諭民心作興，而上下專征利，縱於無厭之欲，驕奢淫佚，以儉安苟活為事。而至於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利

首善，謂善臣為人模範也

性理，性命理氣之說

害，則漠然不動其心，茫乎如不關焉。臣不知其為何說也。抑欲振作士風，則盍反其本。本何也？國體是也。夫東方首善之民，忠義天性，不待教而然。苟顧國體之尊嚴，則忠君報上之心，豈有不油然而起者哉！今說道德者，高談性理，空論仁義，毫無補於事實。未若實事實言，文之詩之，使讀者感憤興起也。誰謂大統歌無用於現代哉？或以漢文佞屈，齟齬難之。然童課主諷誦，入於耳而出於口，唯見其易，不見其難。忠孝之大節，聖賢之格言，不識不知之間，銘於肺腑，而永不忘於懷，因以至成就其人格。庶幾乎所謂道理貫

道理貫心肝忠義  
填骨髓蘇軾與  
李祥公書中語

心肝忠義填骨髓者。如此而為外物所誘者。未之有也。故曰。盍反其本。方今宇內列國。外裁兵裝。而內陰養力事。併吞。種族競爭之勢。殆乎成矣。而我國編小財力不饒。徒有強國之名。而無強國之實。加之新罹天殃。人民疲弊。是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宜作興民風。振張國力。以宣揚稜威於五大洲。是所以奉答於聖旨之本分也。謹獻大統歌及世弘年譜。若幸賜台覽。則家門之光榮也。冒瀆尊威。罪無所逃。臣温不勝恐懼屏營之至。

讀大統歌聯環體七絕三首

松浦

厚

聯環體、後篇首句、直承前篇結句、前後數首、聯環為一體者也

鹽谷節堂博士携來  
其祖宿陰先生遺  
著大統歌贈余余為  
作聯環體七絕三首  
寄揚士鑒政  
萬古千秋大統歌仁  
風慈雨滿山河稜威  
迨遠蠻夷服  
寶祚連綿四海和  
臣協洽比棄他佛哉  
神武翺鴻業輔弼忠  
誠功績多  
輔弼忠誠功績多  
坤旋轉於如指掌  
章祖述 皇基宏  
古千秋大統歌  
全支妹日 增海源序

一  
萬古千秋大統歌  
仁風慈雨滿山河  
稜威迨遠蠻夷服  
寶祚連綿四海和  
二  
君臣協洽比無他  
偉哉神武翺鴻業  
輔弼忠誠功績多

三  
輔。弼。忠。誠。功。績。多。  
乾。坤。旋。轉。恰。如。梭。  
憲。章。祖。述。皇。基。定。  
萬。古。千。秋。大。統。歌。

次松浦伯讀大統歌韻  
平山成信

一  
健。筆。堪。驚。作。此。歌。  
渾。渾。恰。似。決。江。河。  
日。東。別。有。君。臣。義。  
父。子。情。同。上。下。和。

二  
父。子。情。同。上。下。和。  
綿。綿。寶。祚。足。誇。他。  
長。篇。誦。去。誰。無。感。  
明。主。古。來。如。許。多。

謗口似飛梭、歐陽  
修詩云、謗口由此起  
中、之若飛梭、

三  
明。主。古。來。如。許。多。  
曾。無。謗。口。似。飛。梭。  
執。經。猶。記。侍。堂。上。  
健。筆。堪。驚。作。此。歌。

蘭亭記

王羲之

蘭亭、今浙江紹興  
縣城西南二十七里  
有蘭渚、渚有亭、  
曰蘭亭、  
永和、晉穆帝年號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  
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  
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內外日之終

趣、進、舍、退也

脩短、壽夭也

古人云、莊子德充府篇語



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

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

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

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

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

矣。

一死生、淮南子精神訓云、以一死生、為一化、彭殤、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列仙傳云、彭祖偃大也、歷夏至商末、年七百

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一鵬一詠 惠風和暢 趣舍萬殊 彭殤

初夏 司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當戶轉分明。

更無柳絮因風起 惟有葵花向日傾。

愛蓮說(練習)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

宋詩 先引也 宋詩 先引也

蘭亭記 初夏 愛蓮說



亭亭、卓立貌

亭亭、卓立貌

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句法

非不能也，不為也。（孟子）

非無萌蘖之生焉。（孟子）

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史記）

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史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

士氣

櫛，折同

比評

神龜、聖武天皇年

寶字、孝謙天皇年

朕、音模、朕拜、長跪拜也

和氣清麻呂論

賴

裏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櫂也。舟無櫂，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真備，以儒學

あめつれ  
兩朝、聖武・孝謙二朝也

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為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

景雲、稱德天皇年號



和氣清麻呂

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真備則以為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

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

有  
可  
之  
め  
る

あめつれ  
と  
ころ

方孝孺、仕明建文帝、為侍講學士、靖難後、燕王即帝位、使孝孺草即位詔、不從、被殺

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真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華胄 宮闈 旌表 矜式 釋奠 匡救

懸窩記

方 孝 孺

驚、音武 亂馳也

偃蹇、傲慢意也

汲長孺、名黯、仕武帝、張子布、名昭、仕孫權、昌言、善言也

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鈞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

其氣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氣節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

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

甫、或作父、丈夫美稱

甫、或作父、丈夫美稱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冀北、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於鄉、與用邦國、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眾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未嘗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

東都、洛陽也

排出

石生、石洪、温生、温造、高公名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古諸侯為方伯、賜鉄鉞、鉞大而鉄小、斧也、居守、留守也、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

二縣、洛陽、河南也、愈時為河南縣令

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為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

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大夫烏公  
石生序  
中  
丙政外天

介然，介與介通，謂胸中有所鬱結而不解也。

留守相公，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相公。

沈確士曰：是篇為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故矯矯，有風裁者，曾劾大金吾李祐達，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騰落於溫御史矣。

雜說

韓

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賴襄曰：千里馬字，七見，無一不變，而不見變之跡。

好  
田也

待偶ナカレモ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

千里ノ馬ハ常ニアレドモ伯樂ハ常ニハアラズ（漢文十一字）

故事

二豎。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左傳）

朝三暮四。宋有租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

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租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

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列子）

井蛙。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

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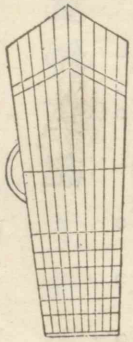
矛盾。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

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譽其

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韓非子）



蛇足。人有遺舍人一危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獨飲。」

（晉書）

芋，芋栗也。

列子。戰國策。

虛，居也。謂空間也。曲士，纒通一曲之士，非道之全體。

莊子。用者子之同也。

韓非子。

待偶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

膏，脂也。心下為膏。達，針也。

為猶治也。

史記。秦本紀。

左傳。宋左傳。

朝三暮四。

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爲足，後成人奪酒，飲曰：『蛇無足，今爲之，非蛇也。』」（戰國策）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朱買臣  
漢武帝時  
家負採薪以  
養

史記云、富貴不  
難、故鄉、如衣錦  
夜行。魏志、太祖  
謂張既曰、遷君  
本州、可謂衣錦  
畫行。畫錦之說蓋  
本此  
季子、蘇秦字

相州名、今河南彰  
德府

韓琦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カクウツテ

桓圭九寸、公卿所  
執、圭、瑞玉也  
袞、服有龍章者、  
天子及三公服之

至和、宋仁宗年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

烈、功業也

岳陽樓、在湖南岳州府城西門上、下瞰洞庭、風景絕勝

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是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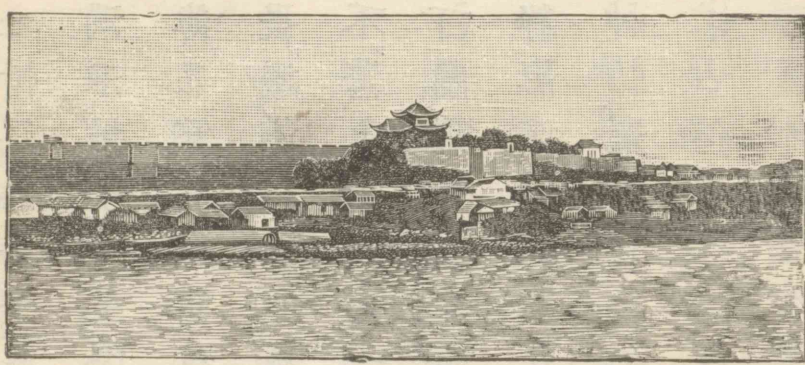
瞻望咨嗟 夷險一節 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仁宗年號  
滕子京、名宗，與范仲淹同年進士  
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府

巫峽、在湖北巴東縣西  
瀟湘、二水名



岳陽樓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



洋洋、盛觀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廟堂 江湖 浩浩湯湯 郁郁青青 霖雨霏霏

漁翁

柳宗

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熟語

先憂 後樂 翰墨 領袖 膺懲 金甌無缺  
金城湯池 柱石之臣 汗馬之勞 以逸待勞

也。僂，偻疾，身向前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養視，養，準也，視，比也，效也。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天性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官理，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治字皆易為理。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殮饗朝曰饗夕曰殮

爾植督爾獲。蚤綠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病僂 碩茂 官理 殮饗

盤瓠獲房王首而還

搜神記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

搜神記、曾子寶所撰小說也。盤瓠之事、見後漢書南蠻傳、馬琴八犬傳伏姬話所本也。

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為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為會稽侯。後子孫昌益。號為犬戎之國。只今土蕃乃盤瓠之裔也。

孫權保江東

資治通鑑

孫策孫堅子也。堅為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與袁術合兵。堅擊敗卓兵。至洛陽而還。術遣堅圖荊州。為劉

孫堅、富春人、其起兵後漢獻帝時也

盤瓠獲房王首而還 孫權保江東

壽春，今安徽淮泗道壽縣

表將黃祖步兵所射殺。策與弟權留家壽春。策年十餘，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迎

策居舒，有無通共。

及堅敗死，策往見

袁術，得父餘兵。東

渡江轉鬪，所向皆

破，莫敢當其鋒者。

百姓聞孫郎至，皆

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一無所犯。民大喜。孫策既

定江東，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未發。策出獵，為怨家



吳主孫權

許，曹操奉獻帝於此，今河內開封道許昌縣

爭衡，爭勝也  
不如我

所射，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年廿六。權代領其衆。

赤壁之戰上

資治通鑑

吳將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

二子，琦、琮  
各有彼此，謂下有附琦者，有附琮者  
梟，謂最勇健  
彼，謂劉表子也  
離違，謂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

夏口、浦名，在湖北武昌府城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府。當陽，今湖北荊門州當陽縣。長坂，在當陽縣東北。豫州，劉備先為豫州牧。

蒼梧，郡名，今廣西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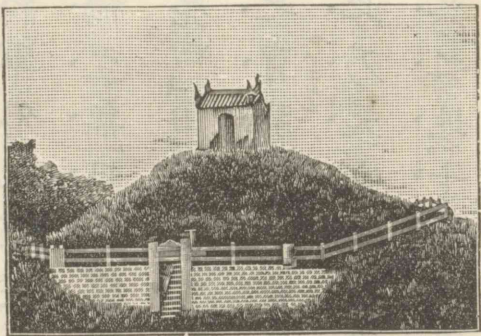
孫討虜，曹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

世業，猶謂世也。

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于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

住，止軍也。樊口，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柴桑，縣名，今江西九江府。



魯肅墓

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

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

田橫，齊王，漢高帝故人也，高帝既立，橫恥之，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高帝召之，乃乘傳請之，未至自到，五百人在海島者，聞橫死，亦皆自殺，勃然，作色，怒也。

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

魯縞，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地產之，尤為輕細，故曰魯縞。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荆謂備，吳謂權，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

天下三分之形

會獵，會戰也。

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

劉表此時既死，謂表聚也。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擊棹孔，左右有弩，擊牙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  
 圖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擊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旗金鼓，此戰艦也。案蒙衝猶今水雷艇，圖艦即今戰艦也。

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赤壁之戰下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

番陽，縣名，今江西饒州府。

英雄樂業，言無宅志也。

此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長就所短。

二袁、袁紹、袁術

與此案同，謂欲斬之也。此議，謂迎操之議也。

ひよし  
まじり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公瑾、周瑜字

子布、張昭字子敬、魯肅字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辨之者誠決，謂能辨操，則誠為能決勝也。不期而會曰邂逅，謂下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贊軍校尉，猶參謀。

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曰





仲謀、孫權字景升、劉表字

天塹、長江也、詳於後註  
金甌、喻國家  
曹瞞、曹操幼字阿瞞、謂孫權與劉備爭荊州不暇謀中原也

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後操屢加兵於吳不得志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強弩ノ末勢魯縞ヲ穿ツアタハズ(復文)

孫權

賴

襄

生子當如孫仲謀。不關天塹護金甌。

可憐却被曹瞞餌。力竭荆襄斗大洲。

赤壁

趙

翼

烏鵲南飛用曹操短歌行語、後註重出

大江東去、用東坡赤壁懷古詞語  
唱滄浪、出屈原漁父辭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壬戌、東坡年譜云、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  
一草、小舟也、詩河廣篇、誰謂河廣、一草杭之

依然形勝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壘長。  
烏鵲南飛無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  
千秋人物三分國。一片山河百戰場。  
今日經過已陳迹。月明漁父唱滄浪。

前赤壁賦

蘇

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桂棹蘭槳，楚辭云，桂櫂兮蘭枻，槳，櫂屬，前推曰櫂，後推曰枻。空明，謂秋水清見底，月在二水中一也。

曹操短歌行云，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扁舟，小舟也。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鶴橫江，水光接天。惟一簫聲之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蘇東坡筆蹟

游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蓋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渺渺 愀然 嗚嗚然 遶遊 肴核 橫槩賦詩 杯盤狼藉

寄蜉蝣於天地 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後赤壁賦

蘇

軾

狼藉，離披雜亂貌，藉，音泰音切。枕藉，藉音集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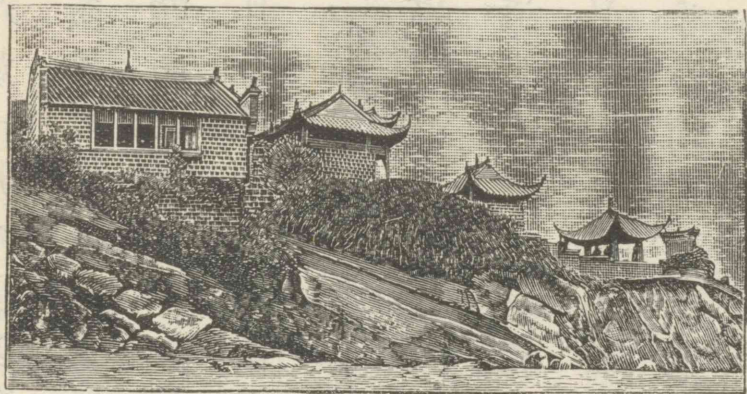
雪堂，蘇軾寓臨臯亭，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號雪於四壁。

松江，一名吳淞江，在江蘇松江府，出好鱸魚，味異他處。

蒙茸，草亂貌，半音戎。

馮夷，水神也。

是歲十月之望，吾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登  
赤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  
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  
舟放於中流聽其所止而休  
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  
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  
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  
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  
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疇昔、昨夕也

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  
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  
戶視之不見其處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馮夷之幽宮 羽衣蹁躚

山鳴谷應風起水湧 劃然 悄然 肅然 戛然

題赤壁圖後(練習) 安 積 信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  
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  
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照映于宇  
宙之間月為之加明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

泐、音勒、解散也



月波樓，在黃州城西北上，王禹偁所建。投壺，宴飲時之遊戲，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失於其中也。華陽巾，其形象華山，華山形如削，上下均平。齊雲樓名，唐恭王所建。落星樓名，吳大帝所建。井幹樓名，漢武帝所建。麗譙，樓一名譙，故謂美觀樓為麗譙也。騷人，謂風流士也。

堞圯毀，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闈遼夙，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至道，宋太宗年號，西掖，中書也。戊戌歲，咸平元年也。至道三年，太宗崩，真宗即位，改元咸平。齊安郡名，即黃州也。

金陵，今南京也。謝朓入朝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金陵。是為六朝。南唐，五代十國之一。存神，存養精神之謂也。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徐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閱江樓記

宋

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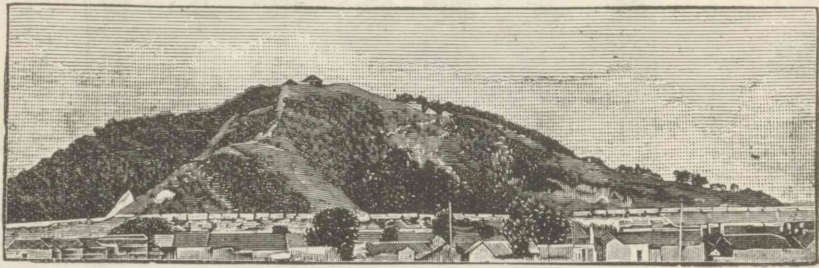
金陵為帝王之洲。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閒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

崇椒，山巔也

述職，諸侯朝天子，曰「述職」於

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

臨春、結綺、閣名，南史張貴妃傳，陳後主於光昭殿前，建結綺、臨春、望仙三閣。齊雲、落星、前出



山子

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



天塹，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爲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兩南北，虜軍豈能飛度。

貞珉，刻碑之美石也。

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懾褻也。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李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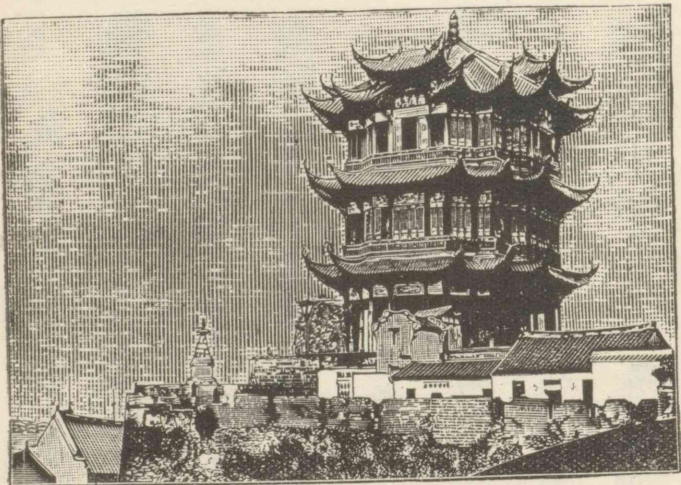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

崔

顥

黃鶴，一作白雲。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故事

節、猶列也

推敲 唐賈島在京師驢上得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下敲字練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愈曰敲字佳與並歸為布衣交（細素雜記）

渾沌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

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

刻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范增論

蘇

軾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彭城、今江蘇徐海道銅山縣

范增の編成

呂氏春秋

呂不韋の編成

本位

綏 綏 傲 動 機

吳廣

卿子冠軍，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

陳勝 義 涉

カリの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識 識 別

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之，因為上將軍。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一)賜骸骨 知幾其神乎 相彼雨雪，先集維霰

(二)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孺子可教 (練習)

史

記

大父，祖父也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博浪沙，在河南河北道陽武縣

楚人，謂橋為圮，圮音夷

歐，以杖擊也，業，既也

先 在 在 先 在 坊 所 副 詞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而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復十年興。十三

孺子可教

七一

太公、呂尚稱太公望、佐周武王克殷有功

微加批  
陵ノカス  
進ル  
あかろ  
ふ。

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留侯論

蘇

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第一小段冒頭。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第二小段反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第三小段正論論大勇以上第一大段論豪傑之士忍人之所不能忍忍字是全篇眼目。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

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第一小段說老人警戒之意

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

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責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

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

蓋亦已危矣第二小段說子房初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

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

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

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是故倨

責育、孟賁、夏育、古勇者也

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荊軻刺秦始皇、聶政刺韓相俠累、鮮善也、勝、厚也、鮮、勝、謂、算大之義

測刊

折就

成執

折折

勅同倦

素交

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  
 事。故曰：孺子可教也。第三小段，說老人教子房以能忍。 楚莊王伐鄭，鄭伯  
 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  
 而不勅。第四小段，引典故為客。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  
 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  
 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  
 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第五小段，再說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主意，以上第二大段，一

淮陰，謂韓信。

稱

此大

此大

層深於一層。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  
 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  
 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  
 房教之也。第一小段，言高祖之忍，子房教之。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  
 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  
 子房其誰全之。第二小段，言子房救高祖之不能忍。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  
 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第三小段，引太史公語，縹紫為結，是畫龍點睛之法。以上第三大段，說子房教高祖以能忍，是餘論。

一結  
 大振。

(一)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

(二) ヨク忍ブト忍ブアタハザルトノ間ニアルノミ(復文)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

推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水流。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博浪沙

陳

孚

元時代

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

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人間鐵未銷。

徐泗、即下邳地、泗水出山東泗水縣、西南過江蘇徐州、又東南過邳州、入淮水。

祖龍、謂秦始皇也。十二金人、始皇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

過

秦孝公、秦至孝公一益強盛、故先述之。殺、殺山、函、函谷關也。

西河、屬魏

過秦論

秦之攻天下也

賈

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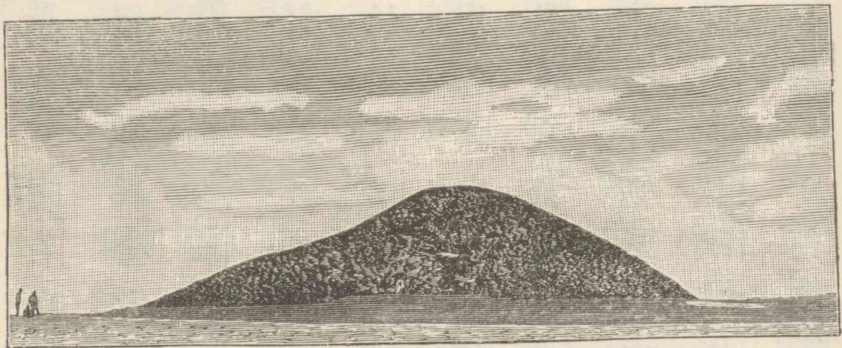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併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閉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櫓，大楫也。書云：血流漂櫓。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二周，時周分爲二，稱東周西周。  
扑，刑具也。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生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鍔，兵刃也。  
踐，華因河，登踐  
華山，以為城，因  
河水，以為池，取  
其高深廣大而言  
也。

殊俗，夷狄也。  
甕，甕，甕，甕，甕  
以繩為戶，為  
陶朱，范蠡之  
陶，為朱公，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  
荷頓，魯人也，開  
朱公富，往而問術  
焉，十年之間，貴  
擬王公。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鍔，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  
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  
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  
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

鉏，鋤也，耨，鉏柄  
也，棘，戟也，鉞，牙  
柄也。  
鈞戟，似牙刃，下  
有鐵橫，上鈞曲也。

鉞，鉞有鐔也。  
適戍，謂陳涉吳廣  
戍漁陽也。  
八州，天下九州之  
數，秦有雍州，餘  
八州皆諸侯之地。  
八州，冀、兗、青、徐、揚、荆、  
豫、梁。  
七廟，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  
廟而七。

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  
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膏腴 振長策而御宇內 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熟語

操觚 鉛槧 木鐸 正鵠 方寸 白眉

執牛耳 破天荒 傳衣鉢 襲箕裘 同休戚

直情徑行 爬羅剔抉 盤根錯節 佞屈聱牙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元和、憲宗年號  
翰、當作瀚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  
首尾、猶言始末  
張巡為真源令，許遠為睢陽太守，故位本在巡上

遠、假死於偃師

巡子去疾，上疏乞

削遠官爵

無待，言國亡主滅，無所期待者也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蟥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巡遠分城、巡守東北、遠守西南、此而之而字、韓文起作亦、可從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是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立廟于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賀蘭進明，是時守臨淮。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貞元、德宗年號

大歷、代宗年號  
以巡下、當補「鶴  
字」讀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代、一史

僅、近也

旋、沒也

陽陽、自得貌

若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髮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毫宋、並地名  
起  
と  
と  
と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一)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二) 男兒死セシノミ不義ノタメニ屈スベカラズ (後文)

正氣歌 並序

文 天 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

白間、帽窓也

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乾。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賴襄曰、天祥以忠烈之剛腸、世露節操、非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レ知也  
易乾卦、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齊崔衍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走未出境，趙穿弒公而迎盾，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嚴將軍、劉璋將嚴頭也。

西晉惠帝征成都王穎，敗績，侍中荀詵以身衛帝，見殺，血飛帝衣，管寧少以操尚稱，時漢室衰微，寧在遼水三十七年，魏廢徽，不應寧，常著帽，已布襦袴云。

東晉元帝時，祖逖有北伐之志，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

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陽九，厄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

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忠** 上事於君 外交於友 內外一誠 終能長久

**孝** 敬父如天 敬母如地 汝之子孫 亦後如是

文 天 祥 筆 蹟

楚囚纓其冠 傳車送窮北 鼎鑊甘如飴 求之不可得

陰房闐鬼火 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 分作溝中瘠

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卑，養馬之器。瘠，死骸也。

沴音辰，妖氣也。

如此再暑寒。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  
 為我安樂國。豈有佗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  
 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和文天祥正氣歌

藤田 虎

虎年八九歲，受文天祥正氣歌於先君子。先君子每誦之，引孟擊節，慷慨奮發，談說正氣之所以塞乎天地，必推本之於忠孝大節，然後止。距今三十餘年，凡古人詩文，少時所誦，十忘七八。至於天祥

去歲弘化元年

歌，則歷歷諸記，不遺一字。而先君子言容，宛然猶在心目。虎性善病，去歲從公駕而來也，方患感冒，力疾上途。及公獲罪，虎亦就禁錮。風窗雨室，濕邪交侵。菲衣疏食，飢寒並至。其辛楚艱苦，常人所難堪，而宿痾頓癒，體氣頗佳。睥睨宇宙，叨與古人相期者，蓋資於天祥歌為多。夫天祥值宋社之傾覆，身囚於胡虜，實臣子之至變。若虎被幽，則持一時之奇禍，其事與跡，皆大不同。然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今虎之困阨，既已若此，而人猶或不以憐於意，曰何不遂賜死，曰何不早日自裁。虎之所以出入

於死生間亦復若此。而頑乎不變，自信愈厚者，未始不與天祥同也。嗚呼，處之生死，固不足道。至於公之進退，則正氣之屈伸，神州之汗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余廣其說曰：正氣者，道義之所積，忠孝之所發。然彼所謂正氣者，秦漢唐宋變易不一，我所謂正氣者，亘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天祥歌，又和之以自歌。歌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  
秀為不二嶽，巍巍聳千秋。  
注為大瀛水，洋洋環八洲。

發、莫侯切，首鍾也

發為萬朵櫻，眾芳難與儔。  
銳利可斷發，蓋臣皆熊羆。  
凝為百鍊鐵，武夫盡好仇。



藤田東湖像

神州誰君臨，萬古仰天皇。  
皇風洽六合，明德侔太陽。  
不世無汗隆，正氣時放光。

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  
發發焚伽藍，中郎嘗用之。  
乃助明主斷，宗社磐石安。

侃侃、剛直貌，侃、可干切。  
明主、斥、欽明天皇。  
中郎、斥、中臣鎌足。



帝子、斥、護良親  
王、  
也、株倫切、難也  
慎、音云、慎、慎、  
憂貌

清丸嘗用之。	妖僧肝膽寒。	忽揮龍口劍。
虜使頭足分。	忽起西海颶。	怒濤殲胡氛。
志賀月明夜。	陽為鳳輦巡。	芳野戰酣日。
又代帝子屯。	或投鎌倉窟。	憂憤正憤憤。
或伴櫻井驛。	遺訓何慙慙。	或殉天目山。
幽囚不忘君。	或守伏見城。	一身當萬軍。
承平二百歲。	斯氣常獲伸。	然當其鬱屈。
生四十七人。	乃知人雖亡。	英靈未嘗泯。
長在天地間。	凜然叙彝倫。	誰能扶持之。
卓立東海濱。	忠誠尊皇室。	孝敬事天神。

修文兼奮武。	誓欲清胡塵。	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	頑鈍不知機。	罪戾及孤臣。
孤臣困葛藟。	君冤向誰陳。	孤子遠墳墓。
何以報先親。	荏苒二周星。	獨有斯氣隨。
嗟予雖萬死。	豈忍與汝離。	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奚疑。	生當雪君冤。	復見張綱維。
死為忠義鬼。	極天護皇基。	

卻聘書 (練習)

謝

枋

得

此書本集作「奉」字  
相劉忠齋「書」全  
文甚長、此所引  
係「節略」  
四皓、漢初隱士也、  
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也、  
亦稱「商山四皓」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  
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

莊子曰、見天道

道播猶亡命

為輪為彈、見莊子大宗師篇、謂任天之賦與、不與物相較也

表于道、慕道也而與如通、若也

先民云云、程子語、出近思錄

之救其屢矣。其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捕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句法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史記)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大學)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

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論語)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文)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孟子)

袁州學記

李

觀

李觀字泰伯、宋江人、俊傑能文、通儒術、嘉祐四年卒、年五十一

皇帝二十有三年，宋仁宗即位二十三年，即慶曆五年也，不記年號，用古文之法也。

黝，玄糾切，微青黑色也，至烏各切，白色也。  
舍，同釋，菜，類繁之屬，始立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諡，音審，告也。  
四代，虞夏殷周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疏，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有日。盱江李覲，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六國，韓、魏、齊、楚、燕、趙也。  
劉氏，漢高祖，劉邦也。  
世祖，撥漢光武帝也。

草茅危言者，謂在野而正言者。

爲治也

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孳孳 庠序 利達 草茅危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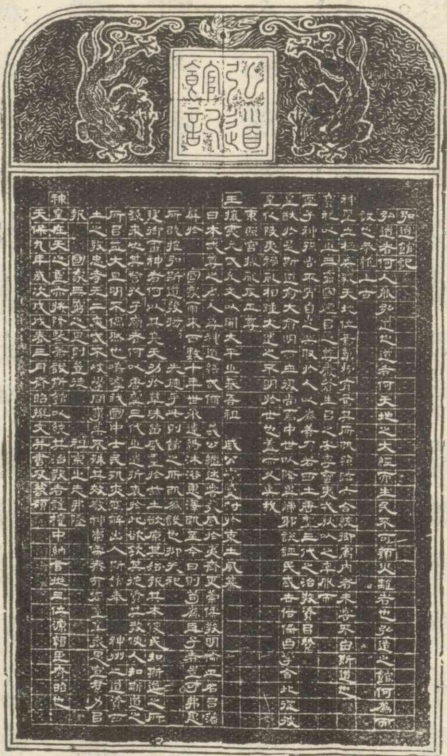
論語衛靈公篇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為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為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

原碑作東照宮、宮今改公

威公、德川家康第十一子、賴房諡號也

義公、賴房第三子、德川光圀諡號也



弘道館記

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

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曰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

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

建御雷神、常陸鹿  
島神社所奉祀之神  
也、嘗奉天祖命、  
平定豐原中國

以至今日。則苟為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為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眾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

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 (一) 皇猷 異端 陵夷 藩屏 折衷 撥亂反正 允武允文
- (二) 豈徒祖宗 志弗墜 豈徒二三子羞 豈獨我也乎

晚香廬記

鹽谷世弘

大城之未創築也，今虎門內外坦為平田。植櫻其塢，引渠其間，磬折流東入海。當春時櫻花如雪，落則皆布水面而下。為江戶一偉觀。人因呼其地曰櫻田。渠曰櫻川。今愛宕山下之櫻川，即其遺支云。先君子卜居於其下流之南。至今十有五年，屋頗破。予更葺而

折磬流、謂三屈曲  
如三磬之背也

遺支、支流也

豆，盛物器也。  
藤堂，母所居室，見母志，憂，故謂母為藤堂。  
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  
愛日，惜時也，惜下子事，父母一日之少也。

天行健，易傳語

新之。其規制一仍舊貫。而扁則新焉。門東向，左右有室。左曰不息，右曰不換，右西曰日休，其園曰日涉。有樓，隔障為南北。南曰遺經，北曰十駕，合而名之，曰晚香之廬。既成，客之晨夕來者，以予居之狹隘，而其扁額之繁也，或笑焉，或朝焉。予因謂客曰：「此古者銘几席觴豆之遺意耳，非為觀美也。予每晨而起，入不換之室，必仰而思曰：『嗟乎，此護堂乎？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旨哉，王介甫之言也。則愛日之情，油然而生矣。入不息之室，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夫人居世，知當知行當行，頃刻不息，如日星之常運，所謂居

楹獨，大學云，君子必慎其獨也。  
遺子黃金，古語，出於漢書韋賢傳。

騏驥一日千里，出於荀子勸學篇。

作，偽心勞日拙，出於書周官篇。

敬立誠者，其在於斯乎。則慎獨之心，惕然興矣。歷階而登，遺經十駕之樓，則曰：『嗟乎，此非先君子開以為予讀書之所者乎？遺子黃金萬籊，不如一經。今遺經俱在，而未能誦而蹈也。其將奈之何？荀卿不云乎，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吾篤信而不疑焉。下而入日休之窩，則曰：『作偽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美哉言乎。』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暇日則曳杖步園，環堵之地，雖無處移步，一草一木，亦足以怡顏而成趣。見秋暮黃菊之開，則顧而思櫻川之春。彼花雖妍而無香，風雨一至，則繽紛飛散，曾不能保。

韓維圭、宋韓家、晚節最高

周公瑾、周瑜

諸葛武侯、亮

抑戒、抑篇出詩大雅、衛武公所作以自戒也

蘧伯玉、衛人、與孔子同時

天工、人工反、天之所成也

挾日。豈若此菊之當。草木黃落之日。笑風傲霜。清香遠聞。哉。韓維圭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有深感於此乎。而我取以名吾廬。則又有說焉。余性至愚。閱史每讀周公瑾年廿四。經略中原。諸葛武侯廿七定三分之策。則怛怩將愧死者數矣。他日讀蘧武公九十作抑戒。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有以少慰其心也。乃自奮曰。男兒天縱。不與我以超群之資。當自強以奪天工。其成與否。吾其入黃泉而後知之。嗚呼。是晚香之說也。客聞之。益笑益嘲。余不暇顧其狂也。退而書焉。以自警。

人遺子金萬籊。我教子惟一經。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勦力。(三)

字經)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歸去來辭)

青柳文庫記

松崎

復

世之士子。欲以學業自表顯。而退居鄉曲。患無書可讀。欲遊學從師。患無資以自給。如青柳處士少時者。不為少焉。初處士之父居仙臺之東山。以醫為業。處士幼壯生長江戶。年十八。發憤欲以父業著稱於世。以為醫者意也。以意意人之疾也。非聰明達理者。安能任之。其求聰明達理也。非讀書不可得已。乃從時之通儒金峨井上氏而游。金峨雖愛處士之志。而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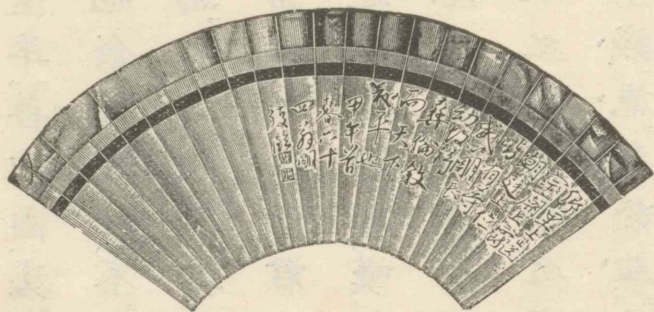
井上金峨、名立元、江戶人、唱折衷學、天明四年歿

權子母、母錢、元金、子錢、利息也

騷客、文士也  
遊方之人、遊歷四方之人也

莫以養之也。處士又以為讀書無資不可得已。於是從賈人學貿易，十能年間，家頗小安，有書千餘卷。處士以為此可以學矣。又以為吾今年紀既大，且讀且賈，日不暇給。遂一意權子母而行。最後資既累萬金，而所有書殆二萬能卷，則處士之齡亦已七十矣。於是喟然嘆曰：「我今則可以讀斯書，而達夙志矣。然精枵目闇，莫能為己。不如使付之世之士子，如吾少時抱志不能遂者，讀之。因就仙臺府有司，以請曰：『苟能得賜府下空閑地數步，使臣建一倉，名曰青柳文庫，以藏斯書。』許士子騷客醫卜遊方之人，肄業其中。臣

羽澤、東京郊外、今目黑地



讀 筆 堂 標

請割資千金，買粟於東山之鄉，賴大主之靈，使郡吏以歲時發歛，收其十一，以供文庫之修理。肄業者之飲食，以其贏餘與臣父之里，貧無以自給，病無以藥之者，臣今雖死亦莫憾也。拜君聞之，盡允所請。於是介余之弟子二階堂道生，來羽澤之山，請記石之詞，將勒之文庫之門。余聞道生之言，驚曰：「世豈有斯人」



望羊，遠視貌。

乎，急延之而入。處士年如五十許人，豐頤廣額，目如望羊，善飲酒，及百鍾而不亂。余益驚曰：處士誠異人也。余文雖拙，不妄許人。然已聞處士之高義，又了其為人，烏敢拒其請乎？顧處士之為富也驟，或不滿於俗子之心，而君子喜成人之美，如其所短，不論可也。遂叙其顛末，嘆息久之曰：禮不曰「君子不盡人之驩」，以全交乎？君子之交，人猶恐其悖也。況乃於布衣庶人之賤乎？今之富人，其織嗇者，資累千萬，而不肯以一錢施之於人。其侈靡者，衣食之慾，聲色之娛，恣其所好美，而涼堂、溫室、園池之奉，所以自樂其身者，唯

禮，禮記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恐其不饒給，則雖有施人之心，亦不能及也。乃今處士以二萬餘卷之書，千金之資，施之於不報之地，而不之靳惜，以成士子之志於後世，則雖君子亦恐不能為己。此余之所以益驚而嘆也。抑又思之，凡物得所託，則存，失所託，則散。古今藏書之家，不過一再傳而散。以近日所親睹，如蕪陵之堂，紅粟之齋，是已。然金澤氏之書，託於稱名之寺，三百年而後始散。上杉氏之書，託於足利之校，以傳至今。彼乃以執權管領名位之崇，而託浮屠以傳。處士乃今以布衣庶人之賤，而上託之於磐石之大府，而大府之崇，又能受之，

稱名寺，在武藏金澤，金澤文庫是也。  
足利之校，在下野。

以終處士之高義。則其書之得所託，而傳於悠久也，蓋亦出於金澤上杉二氏之上者。洵足欽哉。文庫地積百餘步，在仙臺府百騎町醫學館南。余所記是也。如藏粟之倉，在東山松川村中里者，處士自有碑記。此不復贅述。處士氏青柳，出於大中臣清磨之裔。名文藏，字茂明。父曰三達，其名文庫，以青柳者，竊沿之。金澤氏例云爾。天保辛卯八月庚辰朔。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攀跪瘻。

永州，屬湖南，死，枯死也。藥，當也。腊，音昔，乾肉也。傾，華傾也。

大風，惡疾也。攀跪，手足曲而不伸之病也。瘻，頸腫，癢，癩也。三蟲，俗說，人皆有之。蟲，三處，腹中，一，同，人隱微失誤，庚申夜，出鏡於天帝云。

瘻，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嗟

隳突、隳與毀通、  
猶言馳突、  
恂恂、疎樛貌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沈確士曰、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賦斂之毒、反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

恂恂 頓踣 譁然 汪然 弛然 熙熙而樂

苛政猛於虎也

法力斃老狐 (練習) 搜 神 記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縠、唯著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

五步罡、天星星名、  
北斗也、張星壇上  
拜北斗、道家修真  
法也

邊巡、頤刻也

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遂  
 巡化為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  
 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  
 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  
 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為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為  
 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  
 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  
 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  
 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令。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輒馬稍粗。僕  
 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

易州等職、易州太守也  
差使令、差官差也

真言、密咒也

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玄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  
 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玄曰。君若  
 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玄結印。口誦  
 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為老狐而死。鮮  
 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  
 嗟訝而去。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

五柳先生、陶淵明  
門裁、五柳、因自  
為號

亦與各同  
單賦、論語雅也  
篇、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不改  
其樂、賢哉回哉、

黔婁、古齊隱士也  
高士傳載之

無懷氏、葛天氏、上  
古帝王也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陶淵明

瓢屢空、晏如也。常  
著文章自娛、頗示  
己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贊曰、黔婁  
若人

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  
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  
之民歟。

雜詩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間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  
昭于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太行、山名、在直  
隸山西河南之境  
盤谷、地名



央、畫也  
不祥、謂「魘魅之屬」  
徜徉、逍遙也

愈樾、字陸甫、號「曲園居士」清碩儒、所著有「春在堂全集」辨經平議、諸子平議等

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清國俞曲園先生七十壽序 鹽谷時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是也。夫蘊之內、為德行、發之外、為事業、文章。然事業、文章、必須德行、而後足以行遠而垂後。則謂之二不朽、又何不可。定

禍難、贊治化、救生民之塗炭、施慶澤於百世、此事業之不朽者也。講道考古、闡明往聖之遺緒、以竣後之學者、言論、文章、卓然為一世宗師、令人人聞風而興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寒山寺有文待詔書唐張繼題詩在石  
蘇州府志卷之十 徵石中丞於寺中詩一首  
蘇州府志卷之十 徵石中丞於寺中詩一首  
蘇州府志卷之十 徵石中丞於寺中詩一首

俞曲園筆

起、此文章之不朽者也。大丈夫生世、有一於茲、足矣。清國康熙、乾隆之治、

上比唐虞、名臣碩儒、相望於朝。至近時、曾公文正、稱為中興名臣、而其門下、乃出二傑。曰李公少荃、曰俞先生曲園。一以事業、一以文章、共著稱於當世。李公

康熙、聖祖年號  
乾隆、高宗年號  
曾公、曾國藩、諡「文正」  
李公、李鴻章、字少荃

帶旂名，謂畫日月於其端也。

紫陽書院，宋朱子所建，學堂在安徽歙縣。清阮元所建，學堂在浙江杭州西湖上。

浙，浙江省之略稱。

才識英達，兼綜文武，東西馳騫，為國宣力，位極將相之貴，勳業銘於旗常。而先生少小篤學，流離顛沛，未嘗釋卷，泛覽九流百氏，鈎深挾秘，又精乎訓詁禮制，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數百卷，夙主講紫陽，詰經等書院。受業者恆數百人。善乎文正之言曰：「拌命作官者，李少荃也。拌命著書者，俞蔭甫也。先生老而益健，愛浙中山水之奇，幅巾杖屨，徜徉自適，以全其天壽。而其成就人材，桃李滿門之盛，比之李公夙夜在公，鞠躬盡瘁，其得失未易遽判別也。」余嘗讀春在堂全集，固熟先生名。及井上子德自清國歸，首叩以先生

七奏，七十也。

安否。子德親炙有年，為詳說其學行，益聞其所未聞，嚮慕之念加深。今茲庚寅，適丁先生七袞壽辰。子德遍徵學士大夫文詩，余乃叙平生所感以贈之。

流離顛沛 鈎深挾秘 幅巾杖屨 徜徉自適

ソノ得失イマダニハカニ判別シヤスカラザルナリ(復文)

楓橋夜泊

張

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熟語

附和雷同 曲學阿世 鷓蚌之爭 漁父之利 椽大之筆

楓橋，地名，在江蘇吳縣西十里。江村，一作江楓，誤也。



金科玉條 温故知新 咳唾成珠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史記屈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怙恃，父母也，詩小雅，憂黎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通判，官名，司府州軍事。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反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

繳，輸納於朝也。

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 東坡居士

蘇轍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

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

禮記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

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

隕越，顛墜意，是上書辭令，蓋謂冒瀆天威也。

命，激切隕越之至。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

以遺子由。錄一

蘇

軾

聖主如天萬物春，  
百年未滿先償債，  
是處青山可埋骨，  
與君今世為兄弟。

小臣愚暗自亡身，  
十口無歸更累人，  
他年夜雨獨傷神，  
又結來生未了因。

與李公擇

（練習）

蘇

軾

此時已無復生全之望，而詞不怨懟，獨戀戀於兄弟之間，預結來生，詩意極痛切深厚。

於邑，煩悶愁苦

坎壞，不得志也

其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談笑於死生之際。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生曰名，死曰諱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

賴襄曰，篇中諱柳心處，明白如揭，真千古知己，有此一銘，柳可以瞑矣。

唐時及第士，選未滿而以三文三篇就試，謂之博學宏詞。集賢殿，所掌圖書，校文字異同之處也。正字，職名

藍田，縣名

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第一大段，先敘柳氏世系。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第一小段，敘子厚出身。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

用事者，謂王叔文、叔文專權，得罪被黜，宗元黨叔文亦得罪。

賴襄曰，以上略叙文章，以下及事業。

與，焉也。

衡，山名，湘水名，並在湖南。

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第二段，敘子厚文章。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

第三小段，敘子厚事業。以上第二段，平敘子厚履歷，而以文章為主，事業次之。

其召至京

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

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第一小段，敘子厚交遊。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

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

劉禹錫，字夢得

大人，謂母也

詡詡，音煦煦，媚好也

擠，排也，抑也。

顧藉，猶顧供也。

前牽為挽，後送為推，推挽，謂薦進人也。

賴襄曰：見四抑所以終於貶謫，遂又趁勢打算其一生得失，而歸到文章上為結筆如游龍。

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第二小段，論子厚氣概，以上第三大段，論交游，概入情之輕價，及映子厚之篤實。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第一小段，說所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第二小段，打算一生之得失，而斷其貶謫之未必不幸，以上第四大

段總論前段所舉文章、事業、交游，而歸重於文章。一篇精采在於此。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

萬年，隱名

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

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

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第一小段，敘子厚生卒及子女。其得歸

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

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

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

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

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第二小段，敘歸葬之次第。以上第五大段，末記二人者之事，及映前段禽

節概，節操氣概也。

舅弟，謂母之兄弟之子也。涿，州名。

獸的人爲結。是史記附傳體。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以上銘文第六大段

嶄然見頭角。雋傑廉悍。踔厲風發。孰得孰失。

成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經)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

欲投鼠而忌器。(漢書)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止。(曹操)

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法言)

室、謂「墟」也。嗣人、謂「繼」柳氏後者也。

人之云亡、詩大雅、瞻卬、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純讀、通作「屯」、難行不進貌

淺草之里、白石墓今移在「東京府」下中野町廣德寺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

祭白石先生文

島田重禮

嗚呼、自先生之亡、於茲百有五十年。世無真儒。國無師臣。偉謀碩畫。以耀國華。而懾遠方者。孰能逐其後塵。雄文達識。以雪直骨。而破姦膽者。孰能窺其一斑。人之云亡。邦國述遺。嗚呼哀哉。雖然先生則亡矣。而猶有不亡者存。今過淺草之里。而追弔遺墳。或恍乎如見其端。坐於絳帷之中。按舊典發新例。是非非提筆直書。霜氣肅而劍芒寒。或憬然如聞其凝立於朝宁之上。朱袍象笏。接韓客。晤邏人。掀髯大噉。殿柱

嶽降、賀生誕語也、詩經嵩高篇、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高山景行、詩小雅車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賈誼之策、漢初諸侯權力甚重、賈誼愛之上治安策、欲削諸侯之權、文帝不能用、後武帝布推恩令、抑諸侯之權、劉蕡之對、唐文宗時、劉應賢、對策、極言宦寺禍、考官馮宿等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收、

碎而屋瓦振。蓋一散不復者。暫聚之形骸。千古不朽者。嶽降之精神。苟精神在焉。猶捧手負墻。親承緒論。



著磊落布在人間。安知千百歲後。不有英主明辟。出究其蘊而盡其全。況今撫其裔孫。刻其遺書。則先生

新呼賈誼之遵。不行於當日。對獲罪其君。而百世傳石之先生。生為封侯。死為閻羅。其志略獲伸。而大

怛怛、實直貌

君嵩、君謂李長也、若謂氣蒸出貌也、優然、彷彿貌

之靈、其亦將有所安也。而余猶怛怛、慨息不已者。蓋以老成之不可再起。而斯文之日就泯湮也。已。今茲辛巳六月十九日。適值其忌辰。同志會集。敬薦蘋蘩。焄蒿悽愴。優然、愴然。則先生之英魂。毅魄。上為日星。下為河岳。發為靈芝。瑞葩者。儻或叱風雲。鞭震電。翻然被髮而降。格於茲間。耶。尚饗。

(一)人之云亡、邦國遘。高山景行、瞻仰弗諼

(二)生キテ封侯ヲ得ズンバ死シテマサニ閻羅トナルベシ(複文)

弔古戰場文

李

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

曠、日入餘光也

挺、疾走貌  
常、與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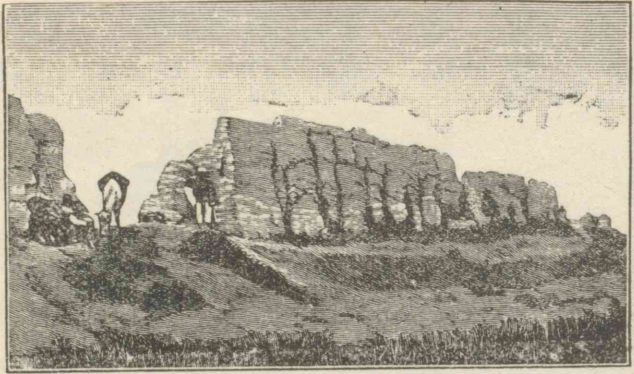
荆、楚也

膺、音通、胸  
中鬱悶也  
敷、音妬、敗也

期門、猶羽林、蓋  
禁衛軍也  
組練、組甲被練、  
皆戰備也

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粗帛謂練、細帛  
謂練  
憑陵謂恃勢凌  
人也



古長城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  
踟蹰。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  
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  
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  
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  
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  
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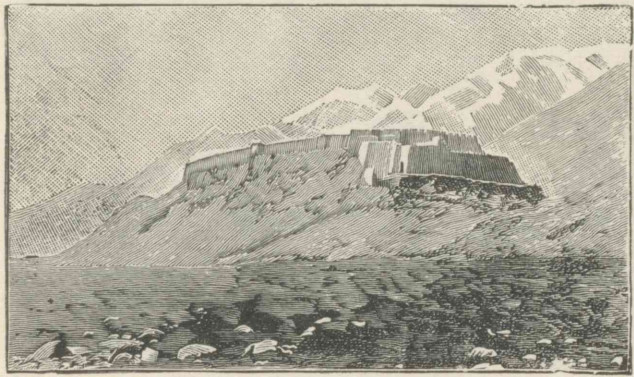


沈沈、空虛貌  
粟、莫秋切、覆也

牧、李牧、趙良將也  
林胡、北狄名、周  
曰、孫獵、漢曰、匈  
奴

飲至、飲酒為樂  
勞其行也  
穉穉、敬謹貌  
棣棣、閑習貌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



城西古城

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

有如是邪。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

烝、衆也

惛惛、愛思貌

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左傳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註云、德及遠

涼州詞、樂府題名、涼州、今甘肅西邊夜光杯、玉杯也、西域所出

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惛惛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涼州詞

王

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醉卧沙場君莫笑。

欲飲琵琶馬上催。古來征戰幾人回。

龍城、在漢北、匈奴王廷所、在龍城飛將、蓋謂李廣也  
陰山、在山西邊外

己亥歲、當唐僖宗乾符六年、是歲冬黃巢據嶺南、明年遂陷長安  
澤國、水鄉也  
指黃巢所掠荆楚、江淮等處也  
樵蘇、一作樵漁、取草曰蘇

出塞

王昌齡

齒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己亥歲

曹

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內編 名家文鈔 終

外篇 孟子鈔

王道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梁惠王、戰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

征、取也

萬乘之國、兵車萬乘、謂當時大國、千乘謂其大夫、故曰家

河內·河東，皆魏地

填，鼓音也

數，密也，罟，網也，古者罟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

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

畜，養也

檢，制也

發，發倉廩以賑貸也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梁惠王上）

以、已通用  
王、謂王天下之  
道

胡說、齊臣

敲棘、悲懼貌

有諸、果有此事  
否

有百姓者、有下如  
百姓所、機者也

何易  
有百姓者、有下如  
百姓所、機者也

呼、痛也  
成、痛也

牙  
三、六、一  
說  
悅

詩、小雅巧言篇

戚戚焉、心動貌

復、白也  
鈞、三十斤  
興、薪、以車載薪  
也

復命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說。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  
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  
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  
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  
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形，狀也

泰山北海，共在齊地，故以為譬。

折枝，古注云，按摩也，新注云，折草木之枝也。

詩，大雅思齊篇，刑法也。

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而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凡此孔子之言也。

宋明

公

刑法也

權，稱理也。度，丈尺也。為甚，猶言最緊要也。度之，謂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辟，闢也。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於視於目與，聲音不足於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

若如此

後無災  
無後災

鄒、小國、楚、大國也

何不  
蓋、與、云通  
反、本、說見下文

集有其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

楚人

役人、軍、隊

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如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

進於是、謂、進行、此仁政也

罔、網也  
罔民而可為也、猶謂不可為罔民、言其久

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政孟之  
學校  
井田

申、重也

領、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力、土地甲兵之力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上）

季道

天時、謂二時日干支等

革、甲也

域、界限也

君子之道、貴不戰、如其當戰而戰則勝矣、

求、孔子弟子冉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丑上）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見論語先進篇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盡心下）

辟，開墾也。  
任，土地，分，土投  
民，使，任，耕稼之  
責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  
答辭也。

曾西，曾子之  
先子，曾子也。

曾，則也  
乃也。

曰，孟子言之也。

且，發語辭。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治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



故家、舊臣之家

慧勢、基時、韻

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疏、長也

置、驛也  
郵、駟也  
倒懸、喻困苦

神農、始為黍稷、  
教民稼穡者也  
為其言者、謂所  
農家者流也  
捆、和、杯之欲、其  
堅也  
以高食、實以供  
食也  
陳良、楚之儒者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饗、朝食、殮、夕食、言當自炊爨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

釜、所爨煮、甑、所以爨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藤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藤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

官中、許子之官宅中、取、作也

然則以下孟子言也、語急、省、曰字

路、謂為露、露也

登、成熟也

烈、熾也

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疏、通也、淪亦通也  
濟、深、汝、淮、淮、泗、皆水名

樹、種也、藝、殖也

天

放勳、堯號也  
德、惠也  
易、治也

禹疏九河、淪濟、深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而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篇

蕩蕩，廣大之貌  
巍巍，高大之貌

不與，猶言不相關

夏，諸夏禮義之國也

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

任，擔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

秋陽，秋日也  
皜皜，潔白貌  
尚，加也

馱，博勞也，惡聲  
之鳥，商變之聲似  
之，指詩行一也  
小雅伐木之詩云，  
伐木丁丁，鳥鳴  
嚶々，出自幽谷，  
遷於喬木，  
膺，擊也  
荊，楚本號也  
舒，國名，近楚  
者也  
賈，價也

徒，五倍也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還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

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賈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

此章，一言言利之害，一言言仁義之利，其意與首篇首章同

何如  
何如  
何如

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宋綰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變仁 = 仁

制裁 = 義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 仁義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怵惕、驚動貌  
惻隱、痛之深也

內一納

聲、名也

端、緒也、始也

斯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

仁義篇

一六九

完全にりり

然、燃也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達、猶下達、之於其所忍之達、即擴充之謂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

論語衛靈公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噍、猶呼爾、呼叱也。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噍、量器也。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上）

牛山，齊都東南山也。

息，生長意。

濯濯，光潔之貌。

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幾希，不多少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夜氣，即平旦之氣。

鈞，同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

物交物，言一物既去，一物又來，無少間斷也。

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論語學而篇子曰  
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也

生、事、親、從、兄、之  
意、油然而生

穿窬、穿穴、窬、牆  
也、謂為盜也

話、探取之也

踰二字

不仁、不義、不能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有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話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話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盡心下）

雙、齊王之  
尚志、高其志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暴、害也



非、毀也

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

函，甲也  
巫，為人祈祝  
匠，作為梓  
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由、猶也

與、猶助也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

書、虞書大禹謨

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

險阻、輶、水之汜

宮室、民居也

沛、草木之所生也

飛廉、紂幸臣也

書、周書君牙篇  
丕、大也  
承、繼也

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揚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于墨翟，故其說大抵及墨翟，宋人

公明儀，魯賢人

闕，術也

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

兼，并之也

詩，魯頌閟宮篇

承，當也

放，至也  
子莫，魯之賢者  
近，近道也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

### 修養篇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舜耕歷山，三十登  
庸，傅說舉，傅巖，  
既武丁舉之，膠鬲  
遭亂，鬻販魚鹽，  
周文王舉之，管仲  
囚於士官，齊桓公  
舉以相國，孫叔敖  
隱處海濱，楚莊  
王舉之為令尹，  
百里奚虞入，知  
虛君之不可諫，  
去之秦，穆公舉  
以為相

衡，橫也，不順也  
法家，法度之世臣  
也  
拂士，拂與弼同，  
弼輔之賢士也

加，居也

異，怪也

孟賁，勇士也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

不，受，不，受，其挫也，挫，辱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

約，要也，舍此於黝，為得其要也

夫子，孔子也

言，他人之言也

得，達也，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

而不可必反求其理於心，甲於心有所以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

集義、事事皆合於義

正、預期其效也

揠、拔也  
芒芒、罷倦之貌  
其人、家人也  
病、罷也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氣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苗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

諛、偏蔽也  
淫、放蕩也

宰我以下公孫丑之問

惡、驚嘆辭也

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下有其全體、但未廣  
大耳

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

不同道，伯夷、伊尹不同道也。

班、齊等之貌。

汗，下也。

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

等，差等之一也。

埴，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萃，聚也。

女家，夫家。夫子，夫也。廣居，仁也。正位，禮也。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大道、義也

淫、蕩其心也  
移、變其節也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以已通。已長、太長也。

鳥獲、古之有力人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下）

藐、輕也  
椳、捕、題、頭也  
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カロシ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聘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葛、災也

滄浪、水名也  
纓、冠系也

自取之也、謂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上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離婁下



與人為善，猶  
也。云與人共為善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公孫丑上）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下）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  
已，止也。  
攘，取也。

或與惑同  
王，齊王也

暴，圍也

奕，圍棋也

數，技也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上）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亟，數也  
原泉，有原之水也  
科，坎也  
放，至也

情、實也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盡心上）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上）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

孳孳、勤勉之意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頑、鈍也。

接、承也、折、漬  
來水也、以手、承  
水、取、來而行、不  
及、效也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  
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  
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金、鐘屬、聲、宣也、  
玉聲也、振、收也、  
條理、猶言脈絡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百步之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萬章下)

改定漢文新編卷五



大正五年十二月廿二日  
文部省檢定濟

大正十年十月十五日印  
大正十年十月十八日發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訂正再版發行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訂正第三版印刷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訂正第三版發行  
大正十五年二月十日訂正第四版印刷  
大正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訂正第四版發行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振替口座東京八一五番

印刷所

發行所兼  
印刷者

著作

改定漢文新編奧付卷五

昭和三年度臨時定價	定價
金七十五錢	金四十五錢

鹽谷温

辻本卯藏

弘道館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弘道館

